



活下去，
并要记住

ЖИВИ И ПОМИНИ



活下去，并要记住

〔苏〕瓦连京·拉斯普京著

南京大学外文系欧美文化研究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南京

Валентин Распутин

ЖИВИ И ПОМНИ

译自苏联《我们同时代人》杂志1974年第10期

活下去，并要记住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1979年5月第1次印刷 1979年5月第1版

书号：10100·305 定价：0.55

印数：1—50,030册

内部发行

译者前言

苏联中篇小说《活下去，并要记住》于一九七四年发表后，苏修报刊立刻竞相刊载，并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被塔斯社誉为“七十年代畅销书”。一九七七年又获得苏联国家奖金。作者瓦连京·拉斯普金也因此名噪文坛，身价陡升，被吹捧为“我们文学的希望”、“一个具有巨大才能的作家进入了俄罗斯文学。”

“活下去，并要记住”是一部描写卫国战争中一个逃兵的小说。这一题材虽然不同凡俗，但也并非初见。然而，在描写卫国战争的众多作品中，为什么唯独拉斯普金的这一作品受到苏修当局如此特殊的垂青？这部作品有什么独到之处足以引起苏修统治集团如此重视？

苏联《文学问题》副主编奥谢特罗夫在与作者谈话中曾对作品的主题作了这样的阐述：“一个人，如果践踏公民义务，企图苟生偷活，那他就会为此而把自己置于生活之外。他背叛战友，这样他就背叛了周围的一切。甚至他的妻子，他最亲近的人，即使她具有罕见的人性，也不可能拯救他，因为他的背叛行为注定了他毁灭的命运，他必定会给亲人带来可怕的精神折磨，把她推向死亡的绝境。”《活下去，并要记住》通过对卫国战争的逃兵安德烈以及与他祸福同当的妻子纳斯焦娜悲剧命运的描写，从反面告诫苏联人民：活着就必须履行公民义务。

描写卫国战争的逃兵安德烈和包庇他的纳斯焦娜自绝于人民的可悲下场，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安德烈背叛的是正义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公民应尽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他应该受到揭露和批判。作者在作品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安德烈有所谴责，然而，却没有揭示他所背叛的公民义务的实质。作者只是从精神道德上谴责主人公，这种谴责显然是不彻底的，不少地方甚至还流露出对主人公走上逃兵道路的同情，和对女主人公可悲遭遇的怜悯。作者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卫国战争，这就给作品带来了一种矛盾的现象：安德烈既使人厌恶又令人同情。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安德烈的叛逃和结局，作为一个不履行公民义务从而势必导致道德堕落和精神崩溃的范例，企图由此引伸出一个笼统的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的准则。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想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如果离开了人们生活的要谛，那怕只有一次那他一生就会成为背叛者，遭到精神破产。”很明显，作者写卫国战争的逃兵，用意并不在揭露他对卫国战争、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背叛，而在于借古喻今，要今天的苏联读者忠诚地承担起苏修今天的公民义务。

公民的义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内容。判断一个国家的公民义务，必须同这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推行的政策联系起来考察。当前苏修新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地写着：苏联公民有“在苏联军队中服兵役”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义务”，但是今天的苏联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争霸世界，苏修统治集团在国内疯狂扩军备战，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苏联人民忠实地去履行“公民义务”，实质上也就是要苏联人民盲目地为苏修推行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去卖命。

但是，广大苏联人民并不甘心充当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扩张侵略的牺牲品。近年来逃避服兵役，不满军队生活，厌战惧战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了加强对苏联人民的思想控制，苏修头目们就千方百计地向苏联人民灌输“军事爱国主义”的思想。于是，苏联文坛上，借卫国战争的题材，宣扬“军事爱国主义”的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中，充斥着一片军国主义、黩武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喧嚣声。拉斯普金在《活下去，并要记住》中要苏联人民履行今天苏联的公民义务，这正中苏修统治集团下怀，适应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用苏修国家文学艺术建筑奖金委员会主席吉洪诺夫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深刻的爱国主义作品。它热情地召唤人们忠于祖国，忠诚地为本国人民服务。”正因为这部小说宣扬了苏修的政治路线，所以得到苏修头目如此高价的犒赏，这就不足为怪了。

小说以反面人物为主人公，在一片“军事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中别具一格。作者语言朴素活泼，对人物心理的刻划比较细腻，艺术上有一定的特色，因此，更能起到吸引苏联读者和渲染主题的宣传作用。

作者瓦连京·拉斯普金一九三七年生于西伯利亚农民家庭。一九五九年在伊尔库茨克大学毕业。一九六一年开始发表作品。除本书外，主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为玛丽娅借钱》（一九六七年），《临终》（一九七〇年），《别了，马焦拉村！》（一九七六年）等。近年来拉斯普金已成为苏联文学界引人瞩目的红人，一跃而为苏联作协监委委员。

人 物 表

安德烈·古西科夫——卫国战争中的逃兵

纳斯焦娜——安德烈之妻

米赫伊奇·古西科夫——安德烈之父

谢苗诺夫娜——安德烈之母

涅斯托尔——集体农庄主席

英诺肯季·伊凡诺维奇——集体农庄会计

纳季卡——阵亡战士维佳之妻

维佳——阵亡战士

马克西姆·沃洛格任——负伤退伍战士，后任集体农庄
主席

莉萨——马克西姆之妻

瓦西莉萨·罗戈娃（普列穆德拉娅）——集体农庄庄员

马特维老爷爷——英诺肯季之兄

米什卡——收溺尸者

第 一 章

战争的最后一年——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冬天，这一带虽不算太冷，不过到了显现节，气温通常也是要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经过一个星期的寒潮侵袭，树上的霜脱落了，树林显得毫无生气，遍野的积雪轧轧地作响、碎裂，早晨寒气凛冽，叫人似乎连气都喘不过来。过一阵，重又回暖，接着再一次回暖，这时，宽阔地面的积雪上，早已结成很硬的一层冰溜子了。

就在这严寒时节，在安加拉河畔低洼的菜地上，靠近河边的古西科夫家的浴室里失窃了：米赫伊奇·古西科夫那把精制的老式木工斧子不见了。古西科夫家每当要把什么东西收起来不让别人看见时，总是朝炉旁一块活动地板下一塞。古西科夫^①老头清楚地记得，昨晚他用斧子剥过烟叶以后就把它塞到那儿去了。第二天一看——斧子不见了。到处找遍，都没找到。不过，米赫伊奇翻遍了整个浴室以后发现，他丢的不光是斧子，那个在这里胡作非为的人，还从架子上拿走了足有一半自种的烟叶，并且又摸走了摆在脱衣间的一副旧的猎用滑雪板。这时，古西科夫老头明白了，这准是一个远处来的贼，本村的人是不会偷这种滑雪板的，因而他再也别想看到那把斧子了。

纳斯焦娜是在晚上收工以后才知道丢了东西的。米赫伊奇一整天都感到不安：如今在打仗，到哪儿去弄这样的斧

^①古西科夫是米赫伊奇的姓。——译者注

子？什么斧子都弄不到。可这把呀，称心极了，轻巧，锋利，顺手。纳斯焦娜听到公公骂骂咧咧的，很不耐烦，心想：三年多来这个家已经弄得不成样子了，怎么为了那么一块铁就这样伤心？纳斯焦娜躺在床上，平静下来的肢体在昏昏欲睡中隐隐作痛，突然，她的心紧缩起来：外人谁又会想到掀开地板看呢？这意外的想法几乎使她喘不过气来，睡意顿时消失了。她睁着眼睛久久地躺在黑暗中，不敢动弹，唯恐别人知道了她这可怕的猜想。她时而丢开这猜想，时而又把这细微欲断的思绪抓得更紧。

这一夜，纳斯焦娜没有睡好。早晨天刚透亮，她就决定亲自去浴室看一看。她没有走牛犊栏旁边雪地上踏出来的一条小路，而是穿过那条大家都走的窄巷，走向安加拉河岸。然后向右一拐，就可以看到耸立在陡岸之上的木栅栏后面的浴室屋顶。她在陡岸下站了一会儿，就踏着结了冰的台阶小心翼翼地登上了陡岸。她翻过栅栏——免得推门弄出响声——不敢立刻进屋，在浴室前徘徊了一会儿，然后才轻轻地伸手去拉那低矮的房门。可是门冻住了，她只好用力把它拉开。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而且也不可能有人。浴室内漆黑一团，西临安加拉河的一面小窗，刚刚透露出一抹惨淡的晨光。纳斯焦娜在靠近窗口的板凳上坐下来，开始象动物那样灵敏地嗅着浴室内的气味，指望闻出一些新冒出的、不寻常的、而又是早就熟悉的气味，但是，除了冻僵霉烂的东西所散发的那种刺鼻、苦涩的气味之外，什么也没有嗅到。“看你这傻瓜，都在傻想些啥呀。”纳斯焦娜责问着自己站了起来，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想找到的又是什么。

这天白天，纳斯焦娜从打谷场往集体农庄的大院里运干

草。每当她下山坡时，总要朝浴室那里望一望，就象着了魔似的。她一直克制自己，恼恨自己，可还是不住地瞪着眼睛，张望远处那有棱有角的黑乎乎的浴室。干草得用铁叉从雪下挑出来，再一点一点地扔到雪橇上去。尽管纳斯焦娜干什么活儿都能耐劳，可是来回了三趟就已累得精疲力尽，得要人搀扶了。这显然是昨晚失眠的关系。晚上，纳斯焦娜刚吃完饭，就象死人一样倒在床上。不知道是夜间梦中所得但随后又忘掉了的启示呢，还是头脑清醒时忽有灵感，反正是纳斯焦娜刚一醒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拿定主意了。她挑了一个最大的圆面包，裹在一块干净的粗麻布里，偷偷地带到浴室，放在临门一个屋角的板凳上。她坐了一会儿，想了想，判断一下自己的神智是否清醒，然后象祈求什么似的念念叨叨地叹息了一声，随手拉上房门，就走了。

此后，纳斯焦娜一连两个早晨到这里来看过，面包没有人动。她又换上一个新烤的面包，还放在那个显眼的地方。她已经不再抱什么希望，可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惶恐不安的心理逼着继续她去追索斧子事件的下文。外人是料想不到这块木板下的秘密的。瞧，它和别的木板拼得严严实实的，踩上去就是跳舞也不会抖动。也许有人偷看过了？面包，面包应该显示出这个人是谁。见了面包不拿不吃，是很难做到的。

又过了两天，面包不翼而飞了。纳斯焦娜不禁害怕起来。她叹着气无力地坐到板凳上，摇了摇头：不，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多半是公公或婆婆到这儿来过，见了面包，就带回家去了。一定是这么回事。她连忙过去跪下一看——地板上撒着面包屑。不对，不是公公，也不是婆婆，是另外一个人。同时，她在炉子里冷冷的炉灰中又拨出了一个烟

头。

从此以后，纳斯焦娜就象失魂落魄似的，心里惦着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做家务或者到农庄去上工时，在人前她仍装作神态自若，可是独自一人时却又总是顾前虑后的，生怕听到一点异常的声音。一个人在等待而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着什么，那是等待不下去的。星期六，纳斯焦娜想出了洗澡的点子。谢苗诺夫娜说，天太冷不要洗吧。可她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由她来担水和生炉子，他们老两口只管洗就是了。

本来，事情很简单，她可以很快就把浴室收拾好，但她却故意不慌不忙。她劈了一堆木柴，一半是松木的，还有一半是不易燃烧的桦木。然后，比往常晚一些才把炉子生起来。这一天很冷——寒潮才过，刚开始有些回暖——但天气晴朗、宁静。离开河边她担水上坡时，总禁不住要看看烟囱里冒出的烟。那股浓黑的桦木烟，在无风的天空象柱子一样直往上冒，老远就能看到。她特意多烧一些水，烧了满满的一大桶，把地板和蒸浴床洗净，把烟囱口稍掩，直到暮色降临时才去喊老人们来洗澡，并且没忘了告诉他们带些煤油来点灯。

纳斯焦娜就好象在梦里一样，样样事都摸索着干，既不觉得紧张，也不觉得一天工作的劳累，所有事情都按照预想安排得准确无误。等老人们洗完回来，她也收拾好了内衣准备去洗澡。当谢苗诺夫娜问她同谁一块去洗时，她撒谎说同纳季卡一块去。平日洗澡她总是要邀个邻居陪着去，可今天她却不带女伴独自去了。当夜色渐浓，星月未明之际，纳斯焦娜摸黑来到浴室，用一块破布从里边把小窗遮住，就脱掉衣服，急忙忙地洗个澡，因为她所预卜的那个时刻似乎过一阵

子就要到来了。

纳斯焦娜洗完澡回到家里，在灯下对着镜子理理头发，然后跟老人们说，她要到纳季卡家里去坐坐，好象她刚才是同纳季卡一起去洗过澡似的。纳斯焦娜的确顺路到纳季卡家去了一下，但没呆多久，也没有什么事，只是露个面而已，接着赶紧又回浴室去。她偷偷摸摸地凑近了房门，担心来迟了。她先听听里边有没有人，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浴室还没有冷下来，为了防止出汗，她坐到了门槛上。假使有人来，她也来得及站起来闪开，现在只要坐着等就行了。

村里传来了最后的低微的谈话声和狗叫声，随即就万籁俱寂了。安加拉河上有时响起一阵刺耳的响声，从冰面掠过，浴室冒着热气，渐渐冷却下来。纳斯焦娜坐在一片黑暗中，隐约看得见窗口。她有点麻木地感到，自己犹如一只寄生在人家的不幸的小动物，预感到灾难临头了。一个人深更半夜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她想思考，想回忆，可是办不到。平时在人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都变得不可能办到了。

过了一会儿，门缝里嗖嗖地灌进风来，她于是起身坐到板凳上去。

大概她打起瞌睡来了，所以没有听到脚步声。突然，门被推开了，不知什么东西从她身边擦过，沙沙地响着钻进了浴室。纳斯焦娜跳了起来。

“天哪！这是谁，谁！？”她惊叫了一声，吓呆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在门口停了一下，继而扑到纳斯焦娜跟前：

“别作声，纳斯焦娜。是我，别作声。”

村子里狗叫了起来，随即又住声了。

第二章

阿塔曼诺夫卡村位于安加拉河右岸，是个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别看它所取的村名挺响亮，其实座落于孤乡僻壤，并从战前就开始衰落了。如今已有五座村舍钉死窗子，死气沉沉地呆在那里，然而这些房子都很坚固，并非东倒西歪的破屋。为什么战时许多村镇都萧条起来，这就无需解释了，原因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村里的人外迁还要更早一些。特别是那些尚未成家立业的年轻人，向往热闹繁华的大村镇，早就觉得在阿塔曼诺夫卡村没什么奔头。此村初建时就是远离其他村落的，孤零零。离它最近的要算是安加拉河右岸的卡尔达村，而两村相隔也有二十多俄里。阿塔曼诺夫卡村所隶属的联村苏维埃就设在卡尔达村。安加拉河对岸的雷勃那亚村，虽同阿塔曼诺夫卡村离得更近些，但是它总是向下游那些有商店，有村、区苏维埃等领导机关的邻村去联系，村里人一有事就往那边跑，难得过河到阿塔曼诺夫卡村这边来。一只只轮船扬波激浪并传带着各式各样的新闻从阿塔曼诺夫卡村驶过，可是阿塔曼诺夫卡村却对这些经过身边的消息一无所知，只是孤独而又默默无闻地兀立在安加拉河岸，甚至战争爆发的消息，这里也到了第二天才知道。

应该说，阿塔曼诺夫卡村的命运并非历来就是这样无声无息。早先它有过一个更加响亮而吓人的名字——拉兹鲍伊尼科沃^①。很多年以前，这里的农民呀，悄悄地干过一种容

^①原意是强盗。——译者注

易发财的副业——拦劫勒拿河边上来的淘金工人。这个村的地理位置非常便利于这一行。有一座山几乎一直延伸到安加拉河边，要想绕过这个村子是绝不可能的。行人不管愿意与否，只好走这条路。河汉之边的狭路上，一些亡命之徒就等待着来自勒拿河畔的淘金工人——村子的这种恶名也就这样长久地流传下来了。拉兹鲍伊尼科沃这个村名起先只是见诸口头，后来就进入公文了。还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前，乡里有个人觉得这种村名很不体面，就把它改为“阿塔曼诺夫卡”^①。这样，似乎保留了原来的含义，而听起来顺耳多了。不过，当地老百姓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同意这样改法。直到如今，事过多年了，无论是在卡尔达村，或是在雷勃那亚村，还有别的村子，老人们都不约而同地一口咬定说，那个村子的人都当过强盗，要想把账只算到一个头目身上可不行，这办不到。

命运驱使纳斯焦娜从安加拉河上游来到了阿塔曼诺夫卡村。一九三三年是饥荒之年。这一年，十六岁的纳斯焦娜，在靠近伊尔库茨克的故乡掩埋了母亲，为了逃命，自己带着不满八岁的小妹妹卡季卡，沿着安加拉河岸向下游流浪，因为传说那儿的人受灾要轻些。她们的父亲则在更早以前，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一年，就被打死了。听说是偶然被打死的，本来是向别人瞄准，却击中了他，可是开枪的人一直没有找到。就这样，两个姑娘成了孤儿。整个夏天，纳斯焦娜和卡季卡都是出东村，进西村，这儿挣几个钱吃顿晚饭，那儿靠人家的施舍来充充饥，这些施舍都是赏给年幼讨喜的妹妹的，要是没有卡季卡，大概纳斯焦娜早就完了。她骨瘦如柴，细长而枯瘦，手呀，腿呀，头呀，处处都怪模怪样，瘦

^①原意是酋长、首领。——译者注

骨嶙峋的，满脸是痴呆、痛苦的神情。只是为了卡季卡，为了能象慈母一般地扶养她，纳斯焦娜才不得不奔走操劳，替人当帮工，讨吃糊口。

入秋之前，姐妹俩终于跋涉到柳季那村。纳斯焦娜记得，她的姑妈就住在这里。姑妈虽则怨声连连，但总算收留了她们。纳斯焦娜将息了一些时候，就到集体农庄去上工，卡季卡也进了学校。这时，情况开始好转，菜园里的蔬菜长好了，庄稼成熟了。饿出来的病只要有东西吃是不难治好的。冬前，纳斯焦娜就开始逐渐复原了。第二年是个惊人的丰年，再吃不胖就没脸见人了。纳斯焦娜脸上过早出现的皱纹舒展开了，体态丰满起来，两颊泛出红晕，眼睛炯炯发光，一扫不久前的憔悴，出落得一个标致的妙龄少女。两年后，纳斯焦娜在柳季那村认识了安德烈·古西科夫。安德烈虽说是外乡人，却是一个机灵、刚健的小伙子。他常被派到这里来用木排运油回去，油库就在离这柳季那村不远的地方。他们俩很快就谈妥了，纳斯焦娜对于在姑妈家这种为别人帮佣出力流汗的生活已经厌烦了。有一次，安德烈从农业拖拉机站弄到了几桶油，一刻也没耽搁，就搭轮船运走，同时把纳斯焦娜带回了阿塔曼诺夫卡村。纳斯焦娜好象一纵身就跳进了水似的，急急忙忙地嫁了人。她没有过多地左思右虑，只认为她反正是要嫁人的，不出嫁的女人很少，又何必拖着呢？至于到了新的家庭，到了陌生的村庄，她的遭遇会怎样，她想得很少。结果，她刚摆脱了当佣人的生活又得再当佣人，不过换了一个人家而已，并且家业更大，要求更严了。古西科夫家养了两头奶牛，还养羊、养猪、养家禽等，三口人住一幢大房子，纳斯焦娜来后就是四口人了。家务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她肩上。谢苗诺夫娜为了图轻松，早就

盼着有个儿媳妇了。现在她虽算是等到了儿媳妇，但自己却痛疾缠身，两条腿肿得厉害，行走艰难，摇摇摆摆的，活象一只鸭子。但这个家仍然由她当，她一生都在把持这个方向盘。而今由别人操着方向盘的那双手，在她看来真是既不灵活又不勤快，因为那不是她自己的那双手嘛。她的性格异常古怪：埋怨别人时，不容辩解；脾气一来，活象凶神恶煞，一言不发。只有象纳斯焦娜这样逆来顺受的人，才不至于跟她打起架来。纳斯焦娜总是忍气吞声，这是她在夏天乞讨度日时就学会了的。那时，她带着卡季卡奔波在安加拉河沿岸的村庄，任何人都可以无缘无故地对她破口大骂。当然，如若她是阿塔曼诺夫卡村本地的人，娘家就在身边，遇事有人出来讲话，不让人欺侮她，那么谢苗诺夫娜对待她的态度也许不至如此。可是，这个显出一副可怜相的女人却来路不明，她唯一的嫁妆就是身上穿来的一件破连衣裙。因此，为了装门面，婆家还得给置办家用器具——正是这一点在谢苗诺夫娜的心底扎了根，以致她一烦恼，就更加火上加油了。

不过，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谢苗诺夫娜对纳斯焦娜也就习惯了。她看到儿媳妇是一个既随和又能干的女人，怨骂声也就渐渐少了。纳斯焦娜按时去集体农庄上工，并且几乎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男人光知道打柴割草。当然，要是屋顶塌了下来，就得由他们去撑起来；至于说去河边挑担水，或者去打牛棚羊圈，那都是男人认为不光彩、丢面子的活儿了。谢苗诺夫娜瘸腿走不了多远，纳斯焦娜里里外外一把手，少了她日子就过不下去。这使谢苗诺夫娜不得不服气。只有一样她不能原谅，那就是纳斯焦娜没有生孩子。谢苗诺夫娜知道，这对任何女人来说，都是最大的短处，尽管没怪

在嘴上，却总耿耿于怀。况且她和米赫伊奇也只有安德烈这个独子。安德烈可以算老大，老二，也可算老三，因为在他前边生的两个女孩都没能活下来。

由于没生孩子，纳斯焦娜不得不事事忍受着。她自幼听说过：空肚子的女人——不妊女人，不能算一个女人，只能算半个。她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有这种邪病，当初就轻易嫁了人。她在出嫁前就知道什么是女人的命运，对自己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是感到喜悦的；但过后却也照例悔恨自己的处女生活时光太短促了。安德烈对她很温存，称她为心肝。起初，他们并没有考虑生儿育女，只是形影相随地一起生活而已。要是有了孩子，很难说不会妨碍他们这幸福呢。可是到后来，她慢慢地暗中发生了恐慌，不生孩子就有违反自古相沿的家规的危险。先前他们一向回避和害怕的事，现在反而梦寐以求了。会生还是不会生呢？几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等待变成了焦虑，继而又变成了惶恐。有一年，安德烈对纳斯焦娜的态度完全变了。他粗暴起来，动辄吹毛求疵，无缘无故地就臭骂一顿；后来竟然学会了动拳头。纳斯焦娜忍受着。俄罗斯妇女的风俗是，女人的一生只能安排一次，不管碰上什么都得忍着。何况纳斯焦娜认为，她的不幸是自己命中注定的。只有一次，安德烈埋怨她时，说出的话实在不堪入耳，她才委屈地辩解：究竟是谁没用——是她还是他——还不知道呢！因为别的男人她没有试过嘛。安德烈把她打了个半死。

对了，战争开始之前的一年，他们相处和睦了一些，有点趋于重归于好了。他们好象心里明白，彼此可以受益于对方的是什么，又好象已经就范了一条陈规：既然结合了，就得一起过。纳斯焦娜受到安德烈的爱抚依然不多，但她撒